



白话《广清凉传》

宋 沙门延一 重编

今 西坡居士 校译

菩萨化身为贫女八

大孚灵鹫寺，天下归化向往，万圣修建崇敬。东汉奠定基础，后魏开拓扩大。不知从哪个朝代开始，每年正月，在此设斋大会。远近没有分别，僧俗混杂一起。七代传下来，说有一贫穷女子在斋会时赶来赴会，从南而来，凌晨到了寺里，拖抱着两个孩子，引着一条狗。身上没有钱财，剪下头发上布施。还没到众人吃饭时，告诉主持僧人说：现在我想先吃，马上还要到其它地方去。主持僧答应了她的要求，让僮仆给了她一份饭的三倍，意思让贫女和两个孩子都足够吃。贫女说：“狗也应该给一份。”僧人勉强又给了一份。贫女说：“我肚里怀着孩子，更应该得到一份。”主持僧忍不住生气地说：“你求僧食没有满足，那孩子还在腹中没生下来，哪里需要吃饭？”喝叱着让她离开。贫女受到责备，当时便离地而起，倏然之间化身为文殊；跟着的狗是文殊座下狮子，两个孩子是善财和于闐王。五色云气靄然遍布空中，文殊为此留下一首苦偈说：

苦瓠连根苦，甜瓜彻蒂甜。是吾起三界，却被可师嫌。

菩萨说完偈子，便隐去真身不再出现。在会的僧俗人等没有不惊叹的。主持僧恨自己有眼不识真圣，要拿刀刺眼，众人苦苦相劝才住手。从此以后，这个主僧贵贱同等对待，贫富没有两样。于是拿贫女所施舍的头发，在菩萨乘云升起的地方建塔供养。大宋朝雍熙二年重修这座塔，塔基下曾挖掘得到圣发三五络，头发金黄，立刻又变成黑色，看起来一会儿黄一会儿黑。众多眼睛都曾看见，实在不可思议。于是又放回到塔底下珍藏，就是现在华严寺东南隅那座塔。

天女三昧姑九

过去的高僧相传说：有个天女三昧姑，不清楚是哪个年代的人，她自己说，文殊命我居住华严岭，嘱咐我说：“你的宿缘在这里，应该处重要地位，行菩萨道，接引众生，筹资供养山门。我也会照料你，给你一份供养，让你常年不饥不渴。”远远近近的人们听说后，虔敬奉送供养布施的人来往不绝。三昧姑于是招募工匠营建寺庙，不长时间便建成了。三昧姑亲自走访一个个村庄，向人们化缘米面，自己背回来，作为寺庙供养，平川人们布施的唯恐落后。游台的僧俗之众，供奉的布施无法计算。三昧姑自己背上一石重的东西，走起来轻疾如风，再加上一石，也不见疲困走路不稳；以后，各个仓库都已富足，用也用不完。有一天，巡礼的众弟子汇报说：“瓮里的饭吃完了。”三昧姑说：“不要胡说！”手持漉具在锅里一搅，饭就又满满当当，供给没有个完的时候。其它所需要的东西，大致也是这样。四方巡礼的人想求见文殊大圣，前来向三昧姑请求，三昧姑说：只要至诚竭诚，焚香求请，就可以看到种种佛光。依照她的话去做，果然达到了愿望。在贞元三年二月十五日，忽然对门徒们说：“我的化身缘份已经完成，现在要归天了。你们要听我的告诫，不要让它断绝。”话一说完便去世了。这一天，天上的音乐奏响在空中，奇异的香气氤氲着弥漫树林沟壑。群鸟欢噪，百兽鸣吼。吉祥的白鹤盘旋在空中一

整天才离开。她的门徒无生等所有人，都遵照师父的嘱托，供养不绝。

安生塑真容菩萨十

大孚灵鹫寺之北有座小山峰，顶上平坦，没有林木，岿然高显，好象西域的灵鹫峰。那上面经常兴起祥云，文殊圣容频频显现，古时称为化文殊台。唐朝景云年间，有个僧人叫法云，不知他姓什么，住在大华严寺。常说大圣示化，这里却没有塑像，使四方游礼之人，瞻仰什么呢？于是修缮整治殿堂，招募工匠塑像。有个处士叫安生，不知从哪里来的，一天响应法云所召来塑像。法云准备给他很高的报酬，让他尽快完工。安生对法云说：“如果不亲眼看到真像，终不能没有疑虑。”于是焚香恳求。时间不长，文殊大圣忽然在庭院化现。安生于是欣慰地跪地磕头祝愿说：“希望能停留一顿饭时间，以便尽量符合圣容，好开始塑像。”此后，只要心有所疑，每一回顾，没有不见到文殊在他身旁。再次期望能化现到完成任务，经过七十二次化现，真容才塑造完备。从此以后神灵感应传遍四方，远近之人也都来归依。所以人们都把寺庙称为真容院。

宋太宗登上皇位后，天资神武。扫平十国伪主，重新统一天下，拯救国内生灵。所以使得佛教兴隆，五台山灵峰除去弊端。最初派遣宫中太监朝拜五台山，焚香虔诚祈祷，特别加以修建。太平兴国五年四月十五日，下旨让使臣蔡廷玉、内臣杨守遵等人拜谒五台山菩萨院，与住持僧净业共同核计重新修造事宜，共同管理工匠，并下旨让河东、河北两路转运，供给五台山菩萨院修造费用。到太平兴国七年八月二十二日，张廷训等上奏修造工毕。在此以前，太宗在四川。后来在太平兴国二年，下旨在成都府写造第五大藏经金字经一藏。到太平兴国八年七月五日，下旨让内臣安重晦监送至五台山菩萨院安置，每年剃度僧人五十人。

真宗即位后，在景德四年特地拿出内库钱

一万贯,赏赐五台山,让再次加以修葺,并且建造大阁一座,两层十三间,里边安置菩萨真容。赏赐匾额,名为“奉真之阁”。每年派遣内臣到五台山设斋供养。从此以后,层楼广殿、飞阁长廊,与日月争辉,金碧交映,庄严崇奉,远远超过前代。

仁宗皇帝继承祖、父大业,以儒释大教为经典,屡次派遣中使斋供朝拜五台山。每次在城郊祭拜完天地,便安排道场设斋供养,宝石珍玩等东西大多是从皇宫里拿出。庆历八年春三月,下旨派遣内侍黄门谢禹圭送来一顶宝冠。从庆历至皇佑三年,朝廷三次派遣使者颁降太宗、真宗、仁宗三朝御书,共一百八十轴,并有天竺(印度梵文)字源七册。后来有山门守护僧法慧、顺绍,在瑞相殿北面重新修建大阁一座,共两层十三间,在上层安排斗官分布,中间安置卢舍那佛像,四周建造万圣像,雕刻彩绘极尽工艺之巧妙。嘉佑二年,下旨派遣内侍省黎永德送来皇帝亲手所写御书飞白“宝章阁”牌额一面,到真容院。三月二十二日安挂阁上。如果不是皇帝留心圣教,注想灵峰,那么为什么多次赏赐庄严的宝贝,亲自挥笔题写匾额?何况太宗朝,五台山寺庙土地田产就都免了租赋。从古以来朝廷崇尚佛教,建立寺院,广度僧尼,免除差役,何止一个方面,所以北齐倾好几个州的租税供养,唐朝九个皇帝都回护光大。

牛云和尚求聪明十一

僧人牛云,是雁门人,俗姓赵。儿时,好象呆痴愚蠢。父母送他到学堂上学,全没有读书学习之意,唯独看见僧尼,就挺身长跪行礼。十二岁那年,父母亲送他到华严寺善住阁院出家,拜净觉和尚为师。常常让他挑水拾柴,众人都嘲笑他的愚钝。等到年满受具足戒,从未诵习经文。直到三十六岁那年冬十二月,心里觉悟,自己想道:“我听人们说台顶上常常有文殊现身。我今赤足而去,如果见到文殊菩萨,只求聪明,学习诵经的方法。”当时正是冰雪寒天,心里毫无后退害怕之

意。先到东台顶,见到一个老人燃着火堆坐在那里,牛云问道:“如此冰雪寒天,你是从哪里来的?”老人说:“我从山下来。”牛云说:“为什么路上不见脚印?”老人说:“我在下雪前就来了。”又问牛云说:“师傅有什么心愿,赤脚冒雪而来,岂不是很艰苦吗。”牛云说:“我虽然是个僧人,自叹愚钝,不能诵念经法。”老人说:“你来这里的意思是什么?”牛云说:“求见文殊菩萨,只向他请求聪明。”老人说:“奇怪啊。”接着又问:“此处见不到文殊菩萨,还打算到哪里去?”牛云说:“再上北台顶。”老人说:“我也要。”牛云问:“能和你一同去吗?”老人说:“请师傅先走。”牛云于是游遍台顶,告别老人,向西而去。到天黑时才到北台,又见到老人燃起火堆坐着。牛云惊疑地对老人说:“那时候东台相别,我先走的,为什么老人家却先到了?”老人说:“师傅不认识近路,所以来迟了。”牛云虽然承认老人这话,心想:“这个老人应该就是文殊菩萨了。”牛云赶紧跪下磕头礼拜。老人说:“我是个俗人,师傅不应该对我行礼。”牛云只管跪拜,感情再不转移。好久,老人说:“等我入定,看看你前世是做什么的,才使你愚黯迟钝。”老人好象刚一闭目,马上就说:“你前生是牛,因为给寺院驮经书,所以今生为僧人。因为从牛中来,所以愚钝。你到龙堂边取一把镢头来,我给你破掉你心里边的淤肉,你就聪明了。”牛云于是遵照嘱咐,在殿堂边果然找到一把镢头,给了老人。老人说:“你闭起眼睛,等我让你睁眼时,你再睁眼。”牛云听从教诲,好象感到心头被斫了一下,但却没有疼痛。心里一下子豁然明朗,好象暗室中遇到明灯,好象黑夜里见到日月。老人让他睁眼,牛云睁开眼,就看到老人变化成文殊菩萨对他说:“你从今以后自己去诵念经法,经过你眼睛和耳朵的,都不要忘记。你在华严寺洞东院有大因缘,不要退步或转移。”牛云于是非常悲恋,跪在地上磕头,还没抬起头,菩萨已经隐去不见了。牛云随即下山,感觉肢体轻便,习诵经典,眼闻耳闻,没有不记住的。第二年夏天五月,围绕阿育王塔行道念经,到黑夜二更初,忽然看见真光一道,

从北台顶连接瑞塔基很久不散,在光明中当阁上又现出大阁一座,颜色光彩灿烂,阁前有块牌匾上面题写金字“善住之阁”。牛云师于是回忆起文殊菩萨告诉他的话,依照光中出现的阁楼加以建置。唐明皇帝开元二十三年,牛云师傅年龄六十三,僧龄四十四,无疾而终。

佛陀波利入金刚窟十二

佛陀波利,唐朝话叫觉爱,是北印度罽(jì)宾国人。殉道忘身,到处探访灵迹。听说文殊师利在五台清凉山,远从沙漠跋涉而来,亲自礼拜访问。于唐高宗仪凤元年来到五台山。翻越南面的思阳岭时,只见森林耸入云霄,景物十分优美。内心喜悦欣慰,五体投地,对着台山磕头说:“如来逝世后,众神圣都潜隐灵迹,只有大圣文殊师利在此山中救拔引渡群生,教导众菩萨。波利恨只恨自己生逢八难,没有见过菩萨圣容,所以远涉流沙,前来礼谒,跪求菩萨慈悲普遍覆荫,让我见一见尊仪圣容。”说罢,流泪悲切,双手举过头顶朝山上行礼。行完礼,忽见一个老人从山中出来,用梵语对波利说:“师傅存着追慕佛道的情感,追探访问圣迹,不害怕辛苦劳累,远远地来寻求灵异。然而汉地的众生,罪业实在造得太多,甚至出家之人,也多犯戒律。西方国土有本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能消除众生恶业。不知师傅可带得这本经来没有?”波利回答说:“贫僧只是来礼拜访谒,不曾带得经来。”老人说:“既然没有带经,空手来了又有何益。纵然见到文殊也不认识。师傅应该马上返回去,取这本经来,让它在这块土地上流传,就等于你敬奉了所有的菩萨,广泛地给众生利益,以拯济幽冥中的鬼魂,报答诸佛的恩情。你如果取得经本来,我就指示你文殊在什么地方。”波利听了这番话,不胜欢喜雀跃,于是止住悲泪,诚心礼拜,礼拜完抬头的工夫,不见了老人。波利大吃一惊,倍加虔诚,拼着性命又返回西域,求到了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。永淳二年他返回长安,把以上的事情详细奏报高宗,于是留下经书回到

宫里,请日照三藏法师并下旨让司宾寺典客令杜行顓(yi)等会同译成汉语。下旨赏赐丝绢三千匹,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于是留在宫里。波利哭着上奏说:贫道我舍生生死取经回来,愿望是普济群生,救拔苦难。不以财宝为念,不以名利关怀。请求还给我经本让它流行,有幸使所有生灵都得到益处。高宗皇帝于是留下新翻之经,将梵文原本还给波利。波利于是带着梵本拜访西明寺,寻访到通梵语的唐朝僧人顺正,奏报皇帝请求共同翻译。皇帝允许了他的请求。波利就请教众位高僧与顺正译完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。波利带着经本再到五台山,人们传说进入金刚窟,到现在还没有出来。唐僧顺正等人依据波利所讲的菩萨教诲,写了序言放在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的开头。

无著和尚入化般若寺十三

僧人无著,俗姓董,是温州永嘉县人。无著天资颖秀超人,坚毅不群。从幼年时期,就聪慧成性。十二岁那年,皈依本州龙泉寺高僧猗律师出家,诵读大乘经数十万偈。天宝八年,以学业优异得到剃度。二十一岁开始承续师业,首先学习戒律经典,为此拜访金陵牛头山的忠禅师,参悟证定心法要领,节励操守,不使有亏,一寸光阴也不放过,研究深入到理性极度,领会契合到佛法本源。忠禅师对无著说:“你本性聪慧明敏,应该自己用心开发。众生与佛心意相通,如果去掉遮蔽你心灵的云翳,就能到达虚空本净。”无著听到教诲,法眼顿开,禅宗法门从此有了归属。虽然佛法无所不在,然而环境优越容易进入。于是远地来拜访五台山,一心求见文殊大圣。大历二年正月,从浙右启程,夏五月初到清凉山岭下,其时,天已傍晚,忽然看到化寺,光鲜华美超绝人间。于是敲门请求进入。有个名叫胸胷(xian)的童子开门回应。无著请童子进去对寺主说因为夜深想借住一宿。童子报告寺主后请无著进入,寺主僧人以人间的礼仪接待无著,问无著说:“师傅从哪里来?”

无著说了经过。主僧又问说：“那里的佛法怎么样？”无著回答说：“时逢像法的末季，随本分实行戒律罢了。”又问：“有多少僧众？”回答说：“有时三百有时五百。”无著问说：“这里的佛法如何？”回答说：“此处龙与蛇混杂一起，凡与圣同居止。”无著又问：“有多少人？”回答说：“前三三与后三三。”无著长时间没有对答上来。主僧说：“理解吗？”无著回答说：“不理解。”主僧说：“既然理解不了，快快引他走吧，这里不适宜你久在。”命令童子送客出门。无著问童子：“这寺叫什么名字？”回答说：“清凉寺。”童子说：“刚才所问前三三后三三，师傅理解了没有？”无著说：“不能理解。”童子说：“你可以到金刚背后看看。”无著于是回头再看，化寺已经隐去了。无著心里难受了好久，于是说了个偈子：

“廓周沙界圣伽蓝，满目文殊接话谭。言下不知开何印？云：回头只见旧山岩。”

无著既已出来，坐着等待天明。天一亮就上路。这个月的十五到华严寺客堂住下来。下个月初一，知事僧维那说：“斋后，大家各自准备茶盏饮茶。”有一老人拿着茶盏递给无著说：“喝完茶送到金刚窟来。”无著听后答应。不一会儿喝完茶众人都散了。无著坐在客堂南床上吃饭，看见一个老僧人踞坐北床，问无著说：“师傅从南方来，拿的有好念珠来吗？”无著说：“没有。只有粗念珠。”老僧请求看一看，无著给他。老僧忽然不见了。第二天下午，无著坐在般若院经藏楼前，有二只吉祥鸟在无著头顶上徘徊飞翔了好几圈，然后向东北飞去。过了三天，月亮正东时，无著坐在房里，只见有两道白光，射到无著头顶上便消失了，同房住的僧人法贤等都看见了。无著非常害怕，说：“是什么祥瑞，请再出现，以解开弟子疑惑的迷团。”说完，白光再次出现，长时间才消失。

无著在这天正午时，独自去寻访金刚窟。到了后，行礼十余拜，坐下来稍作休息。忽然好象昏睡一般。睡梦中，听到有人吆喝了好几声牛，好象

是让牛饮水。无著惊醒过来。倏然看见一个老人年纪有八九十岁，穿着旧麻布衣服，脚上穿着麻织的鞋子，牵着牛在走。无著赶上前去拉着老人的手，行礼拜问说：“老人家从什么地方来？”回答说：“到山下乞讨粮食去来。”无著说：“家住什么地方？”回答说：“就在这台山上。”老人问无著：“师傅为何到这里？”无著说：“听传闻说此地有金刚窟，所以前来礼拜。”老人说：“师傅你困了？”无著说：“不困呀。”老人说：“师傅既然不困，为什么昏睡呢？”无著说：“凡夫俗子昏昏沉沉，有什么可奇怪的？”老人说：“师傅昏沉，请稍作休息喝口茶，行吗？”无著许诺后，老人手指东北方向，无著随着望去，只见一座寺院仅仅离开五十余步。老人牵着牛在前引导，无著跟随在后。到门前时门关着，老人呼叫了几声“君提”，有个童子开门走了出来，见无著行礼，随即牵牛进去，并延请无著进去。只见里面地势平坦，明净的琉璃颜色。殿堂房舍廊宇，全部都是黄金。殿堂三架，东西两掖各一楹。老人延请无著升堂，自己坐在柏木牙床上，指着一个锦墩，让无著坐。童子送茶的两个杯子都是琉璃盏，盛酥酪和蜂蜜各一器，是玳瑁碗。老人对无著说：“南方有这些东西没有？”无著说：“没有。”又说：“南方既然连这东西也没有，拿什么东西吃茶呢？”无著不回答。老人说：“且吃茶。”喝完茶，老人说：“师傅出家后作什么事业？”无著说：“没什么事业。大小乘里也没有什么功课，混日子而已。”老人说：“师傅初出家时，本来追求什么？”无著说：“本来想成佛。”老人说：“师傅只管拿你的初心修习就可得到。”又问：“师傅年龄多大？”无著回答说：“三十一岁。”老人说：“师傅年龄到了三十八，前世所修的福份必然会到，并且于此地有缘。”对无著说：“慢慢回去，看好道路，不要损折手脚，我该休息了。”无著请求留借一宿。老人不许，说：“师傅有两个伴侣，不见你回去，就会怀着忧愁烦恼，没有住这里的缘份。因为你有执着的地方存在。”无著说：“我是出家之人，还有什么执着的地方？虽然有伴侣，也不会眷顾留恋。”老人说：“师傅经常带着三件衣服吧？”无

著说：“自从受戒以来就带着。”老人说：“这就是你的执着处。”无著说：“这是因为有圣教在，如果允许住宿，正想舍弃呢。”老人又问：“曾经听过戒律吗？”无著说：“听过。”老人说：“准律上说：明相小乘，没有灾难不能舍弃衣服。师傅趁早离开吧。”老人立即站起来，无著也就站了起来，相随到堂前站下来。老人说偈子云：

“若入静坐一须臾，胜造恒沙七宝塔。宝塔毕竟坏微尘，一念正心成正觉。”

念完偈子，回头让童子送无著出寺。老人抚着无著的背说：“师傅走好。”无著就退到金刚窟边，童子问他：“这是什么窟？”无著说：“名金刚窟。”童子说：“金刚下还有什么字？”无著思索好久，对童子说：“下面有‘般若’两字。”童子说：“这就是‘般若寺’。”无著拉着童子的手，拜了一拜道别。童子说：“我回礼圣贤了。”于是说偈子道：

“面上无嗔供养具，口里无嗔吐妙香。心里无嗔是真宝，无染无著是真如。”

说完这个偈子，无著再次拜谢，抬头不见了童子，化寺也隐去了。只见巍巍苍山，林木蓊郁。无著悲怆恋慕，伫立了很久。因看所遇老人之地，有白云涌起，须臾遍满山谷。白云中看见文殊菩萨乘坐大狮子，万圣翼从。有一顿饭工夫，东面有一段黑云飘过，菩萨随即隐去。一会儿云收雾散。接着遇上汾州菩萨寺僧人修政等六人，一同到金刚窟游礼圣迹。忽然听到山石震动，声如霹雳，群僧惊悚恐怖，奔走躲避，一会儿声音停止。修政等人向无著询问，无著于是说了所遇之事。修政等人庆贺听到灵迹，自恨没有见到这事，都唏嘘感叹良久。就根据无著口述，依实记录，传之于远近。示意后来看到的人，注想清凉灵峰。其中无著兴修供养的事迹，具体的有别的书记载，这里不再赘述。

又，《华严钞》说：无著从此以后常思灵异。

一天，又在金刚窟观礼圣迹，遇到一位老人让他进去，无著推让老人先入，老人就进去了，没有再出来。无著在金刚前站着，什么也没看到。忽见几个官员穿戴的人，朱红大紫服色，恭敬庄重地到了窟前，互相推让着进去。无著心里疑惑，因此向那些人的仆从打问说：“这是些什么人，能够进入金刚窟？”仆从回答说：“是一万菩萨，口帝到各处宣扬教化，任官岁月长久，任职期满后回归此窟。因为大圣文殊师利菩萨现在正在窟中讲《华严经》。”无著听完，欣然随着进入，走了两三步，石窟狭小，容纳不下，只好停住。

神英和尚入化法华院十四

僧人神英，俗姓韩，是沧州人。童年时就悟了道，梳抓髻时就出家跟了师傅。诵经勤快，日夜毫无懈怠。对师傅尽心竭力，执行五戒十分严格，操守品行好比松竹，心意坚定如同金石，到年龄时受了戒，修行更加专注。每念浮生就在瞬息之间，于是杖锡云游，寻访善知识之人，早通禅定，并且精通经论。远远地到南岳衡山，参拜神会和尚。有一天，神会对神英说：“你在五台山有大因缘，应该赶快到北方去，瞻礼文殊大圣，兼访菩萨遗踪。”神英领受师傅教诲，策励忘倦，于唐朝开元四年夏六月中旬到五台山，顶礼文殊大圣，住在华严（正）院。有一天饭后独游西林，忽然发现一座寺庙，匾额上题着“法华之院”。神英径直进到里边巡礼。一会儿看到多宝佛塔一座，四门都是玉石所做，细妙光莹，神工也很难做到。塔后有护国仁王楼五间，上面有玉石文殊、普贤像，以及他们的部从。前三门有一十三间房，里门两掖有行宫道场，也有文殊、普贤及部从。三门外是五台山十寺宗派世系图。巡礼以后，神英正准备出院门，又看见寺里众僧姿势形状神异，心里疑惑是化境。随即离开。向东走了大约三十步，听到有声音回过头来看时，刚才所见的一切都不见了。神英于是悲伤哭泣了好大阵，自语道：“这肯定是文殊大圣所化，我与此地有大因缘。”就在

化院之地盖了个草庵住下来,发下大誓愿:“我一定要象看到的化院那样建置一座寺庙。”住了一年多,归依的人越来越多,于是召募良工巧匠经营构建,不给工钱,所需随缘。远从易州千里之外求采玉石,制造菩萨尊像,雕琢精彩绝世,妙夺神工。壁画多是吴道子的真迹。院建成后,费用达到百万之多,题名为“法华之院”。神英和尚就在这里当了住持。七十五岁时,有一天,对众门人嘱咐完后事,平静地去世了。年代虽已久远,灵塔依然存在。

道义和尚入化金阁寺十五

僧人道义禅师,不清楚姓什么,本是江东南人。在衢州龙兴寺出家受业。其人神清骨秀,风采照人。唐开元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,道义禅师远从江东来,与杭州僧人普守同游,到五台山清凉寺粥院安住下来。有个主事僧告诉普守,请他们到东岭担柴,道义就拿竹鞋一双雇人代替他去。随后披上三事衲衣,向东北而行,访寻文殊出现的地方。义禅师心想:“文殊大圣是九祖佛师,神通妙用难以测度,大的小的明的暗的,无所不知。自恨未出家,圣贤都隐伏起来,只有这五台山清凉圣境,护持生灵,菩萨的金颜玉毫,有时出现。回顾从江东出发远达灵山,没有遇到灾难,都是由于菩萨加以护持所致。伏愿慈悲普降,不择荣枯,都显示真身,则是我诚恳的愿望。”义禅师精心一念,物我俱忘。在眨眼之间,只见一个老僧,身材高大,面光照人,头发胡须皆白,顶骨凸起,身披云衲,神彩严峻,乘一白象,顺着山岭走来。道义看见,不由避到路边,跪到地上,倾心磕头礼拜。大象行走稍微快了点,很快到了面前。大象用鼻子去触道义,意思让他礼拜大圣。老僧对道义说:“禅师远从江东来登灵山,不怕艰苦危险,会大有收获的。然而此处台山一境,上下五峰,不论僧人俗人,只要脚踏这里的一土一石,不但能消灭生死之罪,佛记住他们的当年,必然会获的紫金之身。禅师既然到来,所要寻访的果位

已经成就,自然应该欣喜庆贺,幸莫大焉。今日天气虽然暖和,然而山顶风冷,过会儿且离开,回去取绵衣穿上,明天登台,是比较适宜的。”道义于是行礼拜谢,没来得及再看,大象如风而过,杳然不见。

道义回归清凉寺,取出在那里寄存的衣服行李,从晚上走到早晨,才赶到西台,果然遇上风寒。道义禅师心里感到昨天遇到的事情奇怪,不敢告诉别人。等到登上台顶,果然看到放射祥光瑞气的灵塔,游览了所有八功德水。第二天赶赴中台,正走到半路,又碰上昨天所见那个乘坐大象的老僧,拄着锡杖而来。对道义说:“禅师要赶快走,赶上他那里的开饭时间。老僧今天须到太原,第一因为要赴韦尹家的斋会,第二要谈些事情,但不会分别太久,午后为期,离东西台不要太远,自然会有消息。”道义行礼还没有完,老僧已经不见。道义随即前进,到供养所,果然正赶上众僧开饭。道义又感到惊奇,欣慰之情充溢心灵,忘了疲倦。直到太阳西斜,还没有一点音信。道义登岭翘望,携着水瓶行走,向中台顶上处处巡礼,一心注意想着大圣真仪,又回忆乘象神僧的教诲,伫立等候消息,不敢懈怠疲倦。于是走出僧堂南面大约数十步,翘首瞻望。忽然看见一个童子,年纪十三四,穿一件新黄衫,脚上一双新麻鞋,自称觉一,说:“和尚在金阁寺,派我来屈请衢州道义闍(she)梨去喝茶。”道义立刻跟随觉一,向东北行走二三百步,抬头看见一座金桥。道义就跟随登桥,原来是金阁寺三门。楼阁呈金黄色,晃耀夺目。大阁楼三层,上下九间。道义看后心里惊异,虔心设礼,走进庭院。只见堂殿廊庑都是金宝装饰,独有当门大楼以及所度金桥纯以紫磨真金建成。道义瞻仰不暇,神志若失,只有竭诚展拜。童子引道义进入东厢,从南面第一院登门,忽然看见乘坐大象的老僧当门踞坐在大金绳床上,说:“阿师来了?不要礼拜了,请到台阶上来。”道义打算铺开坐具展礼跪拜,老僧制止了他。道义不敢抗拒命令,随即登堂伫立。大圣呼叫觉一:“取一个小绳床来,令闍(she)梨坐。”室中器物都是纯

金。道义合掌顶礼，战战兢兢坐下，内心充满惊叹，不敢提出疑问。一会儿，大圣面对道义说：“阿师从江东来，那里的佛法如何？”道义说：“末法住持，奉持小小一点戒律，如果不是眼见为证，是什么也不会知道的。”大圣说：“善哉！”道义这才敢咨询问题，对和尚说：“这里的佛法如何？”大圣说：“此中佛法，凡圣同居，不在名相，只要能随缘利物，就是大乘。”道义说：“和尚寺庙房舍如此广大，触目都是黄金所成，我这下愚之情不能测度，可谓不思议者也。”大圣说：“是的。”于是让觉一拿茶和晚饭来。觉一取来后，让道义喝茶吃饭，茶和饭香味芬馥，与平常味道悬殊很大。吃喝完，大圣又召觉一，让他送阿师游十二院。道义与觉一游遍各个寺院，修礼拜谒。到大食堂前，只见那里僧侣很多，有禅定的，有持戒律的，有坐的，有走的，数量大约一万多，有些接受礼拜，有些相互承

接。十二院题额各异：

东廊六院：

大圣菩萨院、观音菩萨院、药王菩萨院、虚空藏菩萨院、大慧菩萨院、龙龕(lei)菩萨院。

西廊六院：

普贤菩萨院、大势至菩萨院、药王菩萨院、地藏菩萨院、金刚慧菩萨院、马鸣菩萨院。

道义巡礼拜谒已毕，老僧让道义赶早回去，说寒山难住。道义于是辞别老僧出寺，走出百步回头再看，见到的那些都已不存在了。只剩了空山乔木而已。这才知道是座化寺，于是回到京城长安。大历元年，列举他所遇到的以上事情，奏告代宗皇帝，皇帝下旨建置金阁寺，下诏让十节度使照道义所见修建创制。

(题照：普寿寺藏经楼 樊文珍摄)

(上接第24页)也是强调大族联姻。如祁县乔家，乔望娶太谷城内大族赵家之女，景信娶太谷曹氏妇女为妻，映奎娶大德恒票号掌柜之妹为妻，映庚娶大德通票号掌柜阎维藩女为妻，映南娶太谷富商曹氏妇女，乔家之女则嫁榆次富商常赞春、太谷富商曹氏、榆次商人、书法家赵铁山。

大族联姻，有着门当户对、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相适，可互相帮助、互相衬托之优势。但大族子女多有从小娇惯、生活奢侈挥霍，甚至染习毒品者。如祁县乔映南娶妻太谷富商曹氏之女，曹女在家已有吸毒之病，嫁到乔家后又连带丈夫、子女染上毒瘾，致家产拍卖殆尽，生计维艰，后来竟有一女倒在街头而歿。

总之，明清晋商家族中，不乏巾帼之才和贤妻良母等女性，她们为晋商的发展发挥了良好的推动作用。但是，在山西重商风气的影响下，夫婿长期在外经商，使家族中

守空房的女性在精神上带来了苦恼，甚至终生守寡。这些都是封建旧礼教造成的悲剧。当时，在封建礼教的支配下，当婚者本人无权过问婚姻，一概遵从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定义婚姻的核心是门当户对，成婚基础是迷信生辰八字、命相合婚，诸如“白马怕金牛，龙见兔儿长流泪。蛇盘兔，必定富”等宿命论观念，致男未成年(十六七岁)，女将豆蔻(十三四岁)婚嫁者，屡见不鲜。可见封建旧礼教是酿成明清晋商家族女性婚姻不幸之一大根源。

(清)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》

转引自郭齐文《从墓志资料看女性在晋商中的作用和地位》

《冀母马太夫人七十寿》，《松龕全集》文集卷二

(明)张四维《条麓堂集》卷28